

1、順服的第一步（吳老牧師）

吳老牧師（Hans R. Waldvogel）

除非我們將自己的身體獻給 神，否則我們的身體便掌管我們。

我們若未將自己的身體當作活祭獻上，便無法成為基督身體的一部分來運作。你知道這是甚麼意思嗎；這並非要被屠殺或支解，或是被放在熊熊烈火上焚燒，而是要有聖靈的火在你心裏燃燒。難道你不知道 神為何用聖靈來為我們施洗嗎？那是因為祂要擁有我們的身體，祂要這個身體能夠成為祂能傾倒祂生命的一個管道，那正是我們身體被造的目的。

耶穌基督從 神那裏領受了聖靈這恩賜，並且賜下各樣恩賜給人好使祂能在他們當中居住——這些恩賜是在人的身體上運行，因此祂說：「將你們的身體獻上」，因為祂已買下了它。你難道不知道你的身體是聖靈的殿嗎？難道不知道你已被重價所買因此不再屬於你自己了嗎？你身體的每一部分都是主耶穌基督身體的一部分，噢，要在你身體的每一個細胞中感受到 神的大能！噢，要感受到 神的靈已掌控了你的腿、你的指頭、你的手、你的腳、你的舌頭和你的心！

蒙愛的，耶穌基督用祂自己寶貴的血將教會買贖，好使祂自己能完全擁有它，我們相信所有的天使都是屬於祂的，祂為天使造了靈和火燄，並且他們能按著祂的旨意而行；但是你和我，蒙愛的，是要成為祂的新婦的——是祂身體的一部分！

當你的身體完全領受了聖靈的能力，祂要在你裏面作工，你的主和你的 神要徵召你的身體與靈魂——你完全的個體——並且祂要作工在你身上。

我對那些退後不再順服 神的人感到驚訝——就是那些按著心裏所喜歡的去行的人，聽著——你是確定要永遠滅亡了！有多少人曾被呼召來參加這婚筵——來成為基督的新婦，來與 神的兒子相聯結並有分於這屬天的呼召——但卻沒有回應這呼召的！噢，今天願你聽祂的話，不再硬著頸項如同他們在曠野一樣，他們曾被呼召，但有十次他們拒絕按著 神的旨意行，以致於祂說：「我在怒中起誓，他們斷不得進入」， 神曾在祂的怒中向你起誓嗎？但祂起誓說若你願跟從祂，祂會一路帶領你。

祂呼召你來作甚麼？祂說：「凡被請赴羔羊之婚筵的有福了……這是 神真實的話」，我聽見了你的聲音了嗎，耶穌？

除非我們將身體獻給 神，我們的身體仍要掌控我們，只要你仍宣稱擁有它的一部分，魔鬼就在那裏，牠將挑戰你，牠無所不用其極地要對付那些被呼召來進入與 神兒子相交的人。他們對信仰冷淡，對 神的呼召沒有興趣，甚至在 神以聖靈為他們施洗後，他們仍像狗將骨頭埋在土裏一般將這恩典埋起來！許多人如果願意跟隨主他們也許會變得很有能力，然而祂是呼召我們來與基督一同釘死——但這聽起來並不「美好」。

神心意中要我有的是怎樣的服事呢？我在這件事上是完全沒有自己的選擇的，當神的靈擁有了我，我就成了基督身體的一分子，我有了頭，並且我的喜樂就是我能將自己的身體獻上給祂並且不再效法這世界。我們有太多的人對信仰是冷淡的，我們喜

恩光第 168 期，2001 年 1, 2 月

歡祝福，喜歡談論它，我們喜歡模仿其他有能力且蒙祝福的人，但是我們不願模仿那釘死的耶穌基督，我們不願跟隨羔羊無論祂往那裏去。如果我們不願接受這順服的第一步，如果當祂呼召我們的時候我們不願跟從，那這件事將絕不會發生的。

△一個真實順服的人是真實地聖潔。

△順服是無可替代的。

△當你做 神叫你去做的事時，祂會動員天地來做成祂在你生命中的旨意。

——選自「每日靈糧」

2、神的話與禱告（慕安得烈）

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

禱告並非獨白而是對話，並且其最基本的真髓

即是 神向著我們祈求所發出回應的話語。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

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翰福音十五：

基督徒生命在一開始就需學習並且也是最簡單的功課之一，就是將 神的話與個人的禱告彼此聯結起來。如同一顆剛轉向的心靈曾說的：「我禱告，向我的天父說話；我讀經，聆聽天父向我說的話。」在禱告以先，是 神的話先來預備我這個人，向我顯明祂所要我祈求的！

在禱告中， 神的話藉著在我信心中賜下祂的保證與懇求使我剛強；在禱告後， 神的話為我帶來所祈求的答案，聖靈藉著 神的話使我能聽見天父的聲音。

禱告並非獨白而是對話，並且其最基本的真髓即是 神向著我們祈求所發出回應的話語。先專心傾聽 神的聲音，這是得著祂也會聽我祈求之確據的秘訣。「請俯耳聽我的話」、「請留心聽我的言語」、「請聽我所出的聲音」，這些話常是 神向人也是人向神說的，然而祂是否聽我們的話，這要取決於我們是否聽祂的話，我向著祂祈求的話語，其力量之大小是以祂的話語在我裏面所存留的多少來衡量的， 神的話對我而言有甚麼價值，這正驗證了 神對我而言有甚麼價值，並且也驗證了在我發出的禱告中攙雜了多少邪情私慾。

當耶穌說下面這段話時，祂所指出的也正是 神的話與我們禱告之間的關係：「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如果我們能留意祂以其他方式所說過類似的話，那麼我們便能清楚明白這項真理其真實的重要性了。耶穌不止一次地說：「要住在我裏面，我就住在你們裏面」，祂的住在我們裏面是在我們先住在祂裏面之後才跟著來的，在這裏祂並非說「你們若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而是「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祂的話在我們裏面與祂在我們裏面是同一件事。

在這裏我們看見了在基督裏 神的話對我們屬靈的生命有著何等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對我們的禱告而言。一個人是藉著他的話來表明自己，藉著應許他把自己給了出去，並且與領受他應許的人相聯結；經由他的命令，他將意向清楚地闡明，並期盼使自己成為那順服他命令者的主，且能引導及使用這人，如同是他自己的一部分一般。靈與靈是藉由話語來交通——一個人的靈傳導並轉換而進入另一人的靈裏，一個人藉由他的話被聽見、被領受並被持守遵行來使他自己能深植於另一人之內，然而這一切是在相互且有限的感覺中成全的。

神卻是無限的，在祂裏面的是生命與活力，靈性與真理，也藏著最深層意義的話語，當 神在祂話中闡明了祂自己，祂真的是將自己傾倒出來——祂的愛與生命，祂的意向與能力，給那願領受這些話語之人，祂以一個實體的方式來傳達祂的理念，在

每一個應許中，祂將自己置於我們這人的掌握之中，在每一個命令上，祂將自己置於我們這人願否與祂一同分享祂的意向、聖潔及完全之中，在 神的話中，祂將自己賜給我們，祂的話並不遜於祂永恆的愛子——基督耶穌，基督一切的話都是 神的話，滿了神聖的活潑生命與能力，「我所說的話就是靈，就是生命。」

那些生來是聾啞的人他們學習的經歷可以告訴我們，人說話的能力是需要依靠聽覺的感官的，若有一人在孩提時失去了聽覺，他接下來便會同時失去說話的能力，當這道理擴大引用時它仍是真實的——只有當我們聽了之後，我們才會說。當它被引申在與 神交通的事上時，它仍是真實的，若要獻上一個禱告，或是為某一個願望及應許發出祈求，這是一件容易的事，是可以經由人類的智慧來學習得到的，然而要在聖靈裡禱告，要說一些能達到 神面前並摸著 神且能影響改變這看不見世界力量的話，這樣的禱告與祈求是完全仰仗於我們能傾聽 神的聲音。我們聽多少 神的聲音及話語，並從祂的話中領受祂的想法、心意及生命，才能學習說出 神會聽的聲音及話語。「主耶和華賜我受教者的舌頭，使我知道怎樣用言語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聽，像受教者一樣。」(賽五十：4)

聽入 神的聲音，要比在思想上研究 神的話更有意義，我們也許會研經及背誦 神的話，但卻未能與這位永生 神有交通，但有一種讀經的方式，是在天父的同在中由聖靈來引導，此時聖經的話如同從 神自己來的一般，帶著生命大能臨到我們，對我們而言這是天父自己的聲音——一種與祂自己真實個人的相交， 神生命的話語進入我們心中，帶來祝福及力量，並再次喚醒我們向著 神的心有著回應的活潑信心。

藉著這樣傾聽 神的聲音，才能有順服及信靠的力量，首要的事並非去知道 神說過甚麼要我們遵守的事，而是要知道是 神自己向我們說，並非是律法、經典或對錯的知識能帶來順服，而是 神親自的影響及祂活潑的交通；並非是對 神應許有一些知識，而是 神以應許者的方式降臨才能喚起禱告中的信心及信靠。只有在 神完全的同在中，不順服及不信的心才會無處容身。

「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我們看看這段話的意思是甚麼？在 神的話中這位救主賜下了祂自己，我們需要將祂的話存在心中，融入我們的意志及生命，使我們的性情與行為得著重生，我們需要這些話住在裏面，使我們一生成為那存在我們裏面話語的最佳寫照，這些話顯明了基督在我們裏面，我們的生命則將祂顯明出來。惟有當基督的話進入我們內心，成為我們的生命並影響它，我們的話才能進入祂的心並影響祂，我的禱告是依賴我的生命， 神的話對我而言有多重要且存留多少，決定了我的話對 神而言有多重要且存留多少。如果我按著 神所說的話去行， 神將按著我所說的去作。

舊約中的聖徒那樣明瞭 神的話與他們的話之間的關係，並且他們的禱告實在就是他們向著 神的話所發出愛的回應！若 神給他們應許，他們便看重 神將按著祂所說的成就，「請按著你所說的成就」、「因為你耶和華已如此說」、「按著你的應許」、「按著你的話」，這些呼求表明了 神在應許中所說的話正是他們禱告的依據與生命。

若 神賜給他們命令，他們就按著 神所說的去作，「亞伯蘭就照著耶和華的吩咐去了」，他們的生活就是與 神交通，交換著思想與話語， 神所說的話他們聽了就照著做，他們說的 神聽了便成就，祂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是向我們說的，基督為了我們

將自己完全獻上為要成就 神的話，因為 神所要求的每一句話，都是要我們盡上全力來持守並能領受這話語所要成就的。

「若我的話在你們裏面」，這個條件是簡單且清楚的，在祂的話中祂的旨意是顯明的，若祂的話住在我裏面，那麼祂的旨意便管理我，我的心意便成了空的器皿，而祂的心意注入其中，我意志的工具便受祂旨意的支配，祂便充滿在我內心的深處。

在不斷操練順服及信靠中，我的意志變得更堅強，並被帶入更深內在與祂契合中，祂可以完全確信這意志除了願祂的旨意成就外是別無所願的。祂並非是害怕給我們應許的，「若我的話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對於那些相信這話且如此行的，祂將為他們成就這一切。

基督的門徒們，難道這不是愈來愈清楚嗎？當我們以一個時髦的「順服 神的智慧和旨意」這樣藉口來解釋我們那些沒有得著回應的禱告時，那真正的原因卻是因為我們軟弱的生活造成我們有軟弱的禱告！除了從 神口中賜給我們的話以外，沒有其他的事物能使人剛強起來，我們靠著祂的話得以存活，基督那曾愛過、同住且存在我們裏面的話，經由順服與遵行成為我們這人的一部分，也使我们成為基督身體的一部分。是基督的話使我們能在靈裏摸到並抓住 神。

這世界一切都將過去，惟有遵行 神旨意的要存到永遠，噢，讓我們全心全意地來領受 神的話——在這些話中我們道成肉身的救主將祂自己給了我們，並且祂的應許將成為我們豐富的經歷：「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賜福的主，你今日所教導的功課又再次顯明了我的無知，我看見了我的禱告是如何地無力且無法令人信服，其中充滿的儘是自己的話語而非你向我說的話，我並不明白這信心的秘訣竟是：有多少 神活潑的話住在我們靈裏，我們才有多少信心。

你的話已如此清楚地教導我，「你們要快快的聽，慢慢地說」、「你的心在 神面前不要急忙說話」，主，請教導我惟有當你的話進入我的生命，我的話才能進入你的心，惟有在我裏面有你活潑大能的話語，你那活潑的大能才會同在，你口中所說的你的手必定成就。

主，請將我從這未受割禮的耳朵中釋放，求你賜我受教者開通的耳，使我每早晨能聽見天父的聲音，雖然你只說你所聽見的，願我的禱告僅是你話語的迴響。「當摩西要進入會幕與祂說話時，他聽見了有聲音從施恩座向他說話」，主，願我也是如此，讓我的生命及性格帶著此一標記，你的話住在我裏面且讓人可見，使得你完全的祝福能夠成就：「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阿們。

3、安靜的藝術（格里福斯）

格里福斯

火後有一安靜且微小的聲音。（列王紀上十九：12 直譯）

你們要安靜，要知道我是 神。（詩篇四十六：10 直譯）

我們正身處於失去安靜大能的危險之中，這時代的口號就是講求速度，擁有速度就擁有優勢，能在極短時間內抵達另一個遙遠的國家，看起來是一件很好的事，特別當這是為著要救助苦難，或是促進商業利益及傳播宗教信仰。速度也有它不利的地方，它使這世界相形之下變得更小，也不再那麼奇妙了，它使我們原本因著路旁美景油然而生的敬畏之心，轉變成了讚嘆那將我們飛快運送的人類力量。一位從寧靜海岸邊來的訪客，將立即對我們這忙碌時代的噪音與擁擠留下深刻印象，我們製造了過多的噪音，以至於人類靈性中的一些美好事物在這吵雜聲中逐漸失落， 神的聲音也許會改變——有時高昂，有時低沉，但往往它是如耳語般的微聲而非嘶吼，呼吸般的柔聲而非轟隆巨響，那臨到先知的正是一溫和安靜的聲音。

現代的生活就是緊繃！你曾思想過大自然的安靜嗎？在森林，原野，和灌木叢中，大自然的安靜充滿了生長力，那是一種耐性吸收陽光和雨水的生活方式，並且從不覺得疲乏或慌亂。在這追求速度的年代中，要放慢腳步是件困難的事，更別說是要安靜。如同某人曾說過的：「今日使我們深受其苦的罪就是繁忙」，是的——說話、工作及奔跑是要較思想、等候及默想來得更多。一個國家品質的提昇並非是從其商業尖峰時間 (rush hour) 所成就的交易數量得來的，乃是在那安靜時刻 (hush hour) 藉由思想的品質而獲得的。當詩篇的作者寫下：「你們要安靜，要知道我是 神」時，他摸著了一個重要的真理，這句話如同天使向著我們這喧囂年代所唱出的迴響，譴責我們的驕傲炫誇，並與我們對五光十色及奇觀異景的熱愛相對立。當我們思想 神的聲音如同泉水湧流在岩石嶙峋之處——是滿了各式音符，是溫柔的，甚至是謙卑的。

聖經呼召我們往上一路而行，邀請我們到山頂之上與 神相交，懇求我們進入神同在的聖潔與安息之中。我們難道已經遺忘了保持安靜的價值了嗎——因著停下來才得著的休息、默示以及在安息中才能顯明的遠見？我認為我們尚未明瞭那安息中所隱藏的奇妙大能， 神若非將要作些甚麼，祂就不會預先叫我們要「站穩了」、「坐穩了」或是「要安息」。我們基督徒生命的問題，就是當我們想作些甚麼來成為基督徒時，卻忘了所需要的僅是讓祂能在我們身上作成祂的工。你知道當有人要為你畫一張肖像時，你需要如何竭力地保持靜止不動嗎？我們聽過何等多有關活動的事，然而我們需要明白甚麼是保持安靜。

在我們的生活中必需空出時間來安靜在 神面前，好使我們得聽見祂要向我們說的話。我祈求當身處於生命中那紛至沓來的責任中時，仍能保有一堅強的信心，使我能轉過臉來專心傾聽那「微小的聲音」。安靜並非僅是噪音的相反字而已，它是從興奮、急亂及因而產生的混亂中脫離的意思，這些情緒使得能力被消耗了，然而安靜與深思熟慮卻保守了能力。這世上的偉人多是在獨處中成長的，那位領受律法並帶領以色列人的王子，他曾在米甸的曠野和隱蔽處渡過了四十年；我們主的開路先鋒是在沙漠裏找著那焚燒他熱誠的火燄；在獨處中基督自己面對了祂一生服事中的許多重大問題；使徒保羅服事的熱情是從亞拉伯的安靜中萌芽的；約翰的啟示是在放逐中產生的；隱

士彼得激動了整個歐洲發起十字軍東征；馬丁路德這位退隱的僧侶改變了歷史進入一個新的文明；解放黑奴的林肯來自於安詳的肯塔基深山和伊利諾森林區。獨處的時間使這些英雄有一個機會認識自己、大自然和 神，並使他們能進入那為他們預備好的偉大服事中。

耶穌因著進入了安靜處所並仔細傾聽，祂才能夠向眾人說話。當人們談論祂時，他們說：「從來沒有人能像祂這樣說話的」，看看祂是如何獨自在山上傾聽天父的聲音，而非這世界的紛擾，三十年私下的生活——三年的公開生活，三十年的傾聽——三年的說話。祂聽了許多，所以人們「驚奇祂口中所流露的恩言。」教會無法得著世人的注意，這是因為她自己忽略了要先傾聽，當我們看見今日這世界的情況，我們有時會懷疑我們這一代是否比前人要更親近 神呢？我確信若我們真實地專注傾聽，我們將聽見這「微小的聲音」，而非機器與戰爭的喧囂聲。我們被告知要將自己向著聖靈的浪潮更多敞開，而非關注於那冷酷的統計數字。基督教的存在是為著成為這神聖生命轉換的媒介，當這文明的體制與科技僅僅關注於這地上王國的未來時，教會的工作卻是在建造 神永恆的國度。我們都很清楚，在這混亂的世代中，教會面前的道路並非是倚靠這世上獨裁者反覆無常的意向，或是經濟學家及哲學家的學術理論，它是憑藉著那在安息與寧靜中與基督耶穌交通的男女身上所運行的屬靈力量。我常常懷疑是否這有力禱告的秘訣早已在講求組織運作與活動的主流中被遺棄了？我們的先祖在不斷等候中贏得了人心的轉向，現在這禱告的時間也正敞開等候我們，這內室的安靜正在呼召我們！這是我們保障、安慰和能力的所在，憑藉此一武器， 神的教會方能一直得勝，惟有不斷等候與禱告，我們才能向著得勝前進。你正在期盼這個嗎？你願意嘗試嗎？

4、黑夜的歷程（陶恕）

陶恕（A. W. Tozer）

如果 神挑選你成為祂特別蒙恩的器皿，你可以預期祂將呼召你來忍受比那些較不蒙恩之人所需承擔更嚴格的教訓與試煉。

在這裏我想先回答有些人肯定會提出的反駁，他們會說： 神是不「偏待」祂兒女的；然而從聖經與基督教歷史卻顯示祂正是如此。在地上的聖徒中，星星與星星有著不同的榮光，在天上亦是如此。毫無疑問的，差異是存在的，雖然我無法確定這差異的產生是因著 神的旨意或是因為祂預先已知道在祂兒女中能找到有不同接收能力的人，但我是強烈傾向後一看法的。

如果 神要使你成為一個不同的基督徒，那祂就不會像是一般較受人歡迎的教師們所描述的那樣溫柔了，雕刻家是絕不會使用美容師傅的工具來將一塊天然未成形的大理石琢磨成一項美麗作品。鋸子、鐵錘和鑽子都是冷酷的工具，然而沒有這些，這塊粗糙的石頭將永遠保有它未成形且醜陋的形狀。

為了在你裏面成就祂至高的恩典作為，祂將從你心中拿走你最喜愛的所有事物，每一個你所信靠的東西都將離你遠去，並且厚厚的塵灰將覆蓋那以往擺設你最珍貴寶物的所在之處。

這並非是要教導貧窮的潔淨大能，如果貧困可以使人成聖，那麼在公園裏長椅上的每一位流浪漢都將是聖徒了，但 神深知如何將那些雖然還留在我們手中的東西，從我們的心中完全挪去，祂所作的就是使我們不再以它們為樂，祂使我們雖然擁有這些東西，但在心理上卻不再依戀它們，這樣它們便成為有用的事物，而非有害的。

當 神要作成這一切，祂需要以那些支持你多彩多姿生活的平常樂趣作為代價，在聖靈細心的帶領下，你的生活將變得枯燥無趣，甚至就某種程度來說是一種負擔。

當你處在這種狀態中，你心中失去了活下去的積極意願，你不再感覺到以往曾享受過的內在甜美， 神的笑臉這時似乎離你而去，或至少是你所看不見的。此時你才會學習到甚麼是信心，你將發現這條困苦的道路，然而這是惟一向你敞開的道路，真實的信心是蘊藏在意志之內，而使徒所提到那說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大喜樂指的並不是信心的本身，乃是因信心而緩慢結出的果實。你將學習到眼前屬靈的喜樂是來來去去的，但它們並不會影響你屬靈的狀態或是你作為天父兒女的地位；並且也許會令你大吃一驚的，你將學習在絲毫沒有感受到未成熟基督徒常說的「平安與喜樂」情況中，竟然仍然可以存著無愧的良心活在 神與人的面前。

至於你需要在這靈魂的黑夜中待多久，這便要因一些條件而定了，有一些你後來便能明白，其他的就完全向你隱藏而是屬於 神的了，「白晝是屬乎你，黑夜也是屬你的」這句話，將由聖靈這位最佳的教師來向你解明，並且你將親身經歷這黑夜的歷程是一何等有福的事。

然而人忍受無喜樂的生活是有一個極限的，即便基督也是因著那擺在前頭的喜樂才能忍受十字架的痛苦，最強韌的鋼若經歷過長的壓力也會斷裂， 神知道我們能夠

承擔多大的壓力，能忍受多長的黑夜，因此祂會使這靈魂得著歇息，先是使他歡見那晨星的閃爍，接著是清晨日光的親臨。

慢慢地你將發現在你受苦時 神向著你的愛，你的心將開始認可這整件事，你將親身學到這全世界的學校所無法教導你的一件事——在沒有樂趣作支撐下的信心醫治作為。你將會感受並明瞭這黑夜的歷程，它潔淨、分別、降卑以及摧毀你對死亡的恐懼的能力，並且在這時刻更重要的是除去你對生命的恐懼。你將明白有時候痛苦能作成喜樂所無法成就的事，例如顯露出世上玩樂的虛空，並使你心中充滿對天國平安的渴望。

我在這兒所談的並非新事，這是每一代追求的基督徒都會重新發現的道理，並且幾乎是追求更深生命時的老生常談，但它需要向這一代的信徒重覆講說，因為今日主流的基督教並未容納如此嚴肅且困難的教導，現代基督徒所講求的通常是心靈的平安，屬靈的喜樂以及令他們滿意的物質興盛，他們以此作為蒙 神喜悅的外在證明。

但總有些人會明白這個教導的，雖然人數也許不會太多，他們將成為如此操練聖徒們的中心骨幹，在這重要的時刻裏，若新約的基督教仍要能存續到下一個世代，我們迫切地需要這樣的信徒。

5、從錫安直到地極（歌登·賈德納）

歌登·賈德納（Gordon P. Gardiner）

第二十五章 凱瑟琳·庫克（下）

所以當一九三五年寒冷的季節到來時，也就是剛入秋的時候，庫克小姐回到穆利亞羅。她覺得至少應該留在那裡過冬，然後再看主如何帶領。庫克小姐寫道：「但當我到了那兒，並看見他們那麼需要宣教士，我覺得我應該留下來，並信靠主預備一間房子。」

神立刻開始作工，如下面所錄凱瑟琳·庫克的記述：

「我在星期五抵達，在一片芒果林中間搭起帳棚，離基督徒聚居的茅屋不遠。主日上午開始了我們第一次聚會，不少人純粹因為好奇而來。那位我提過的老人在聚會中站起來，淚流滿面地承認他族人的罪；他說他們如同蒙 神召出埃及並賜福的以色列人一樣，背道退後，沒有向周圍的異教徒作見證，結果受了 神的懲罰。現在他們又老又窮，他們敬拜 神的地方也毀壞了；但 神憐憫他們，沒有在怒中消滅他們。又差遣了一位宣教士來到他們中間教導他們，要將他們帶回羊圈。從那日起，我們有了固定的聚會。」

「我必須很直地對他們說話，而且只給他們講 神的話；他們中間有些人生氣了，沒有來參加後幾次聚會。但這些沒有使我灰心，因為我知道一旦他們生氣了，一定是因為他們蒙了光照，聖靈必然會作工在他們心中。其他人則很高興聽見這些教訓，並渴望參加聚會。在那禮拜中，他們整日忙碌，因為他們必須勞苦營生，但禮拜天下午他們都聚集，席地坐在林子邊緣和馬路上。我的帳棚搭在三條馬路交會的角落林地上，所以從各個方向都有人經過，他們會停下來聽。

「十一月他們必須割稻了，我在想這些基督徒主日會怎麼做，因為一旦他們開始收割，就必須一口氣全部割完才能休息。他們手持一把六英尺長的鐮刀割稻，所以很費時間。許多年來，這些背道退後的基督徒都不守安息日的，他們在主日仍然工作。」

「當主日來到時，我天未亮就醒來為他們禱告，求主幫助他們能信靠祂會在他們主日到教堂時照顧他們的穀子。我像往常一樣敲鐘，八時半他們都踏進帳棚內；我要告訴你，我非常快樂，那天我們有一個很棒的聚會。那天下午他們又來了，來幫助戶外聚會。次週是打穀的日子，他們像聖經中古老的方式那樣打穀；選了一塊硬地，中間放一根竹竿當柱子，使六或八頭牛一同負軛。穀子都堆聚在竹竿四圍，牛在上面踹穀。不是每一個人有能力擁有牛，但有牛的人將牛租給那些比較窮的人；所以每個人都在等著輪到他們踹穀，一旦輪到，他們就一定要開始踹穀。」

「主日又來到了，我在想基督徒會不會將他們寶貴的穀子，堆積著變潮了；或者他們會把握住輪到他們的機會，趕緊打穀。所以我再次黎明前很早就起來，為他們禱告。當我看見他們如常穿戴整潔，面容發光地踏入教堂時，我實在非常喜樂。再下週對他們而言又是另一項考驗，穀子踹過之後，必須鋪開在場子曬乾；必須有人看守著，不讓貪婪的烏鴉、鸚鵡、和其他鳥來吃穀子，更不要說防範那些成打、住在附近樹上的松鼠了。但他們再一次來到教堂，任他們的穀子鋪在場子曬乾，我也確信主會為他

們而保護那些穀子。你知道，他們是那樣貧窮，一點穀粒也是很有價值的。當穀子都乾了之後，就被貯存在泥作的缸裡；如果有智慧地使用的話，能用一整年。」

「我感覺主使這群百姓贏得偉大勝利，並信靠祂能作工在他們心中，使他們成為四圍異教徒的見證。他們精力充沛地歌唱，但我恐怕你很難從他們的歌聲中得著多少感動！你很難教會他們用正確的調子來唱，我也不想白費時間嘗試去教他們；當我嘗試去帶著他們唱時，我微弱的歌聲很快就被他們的聲音吞沒了！」

「這個地區有超過三百五十萬的靈魂，卻只有一個宣教站；而這附近就有幾十個村莊需要去探訪。但坐在緩慢的牛車上，加上在村子裡待的時間，我們一天只能走六英哩路。如果你能看到那些每天圍繞在我帳棚四圍，以及在村子裡跟隨著我的人群，你的心會為他們而淌血！他們那樣生活在罪與污穢中，又因迷信而心眼瞎了，許多痛苦與疾病折磨他們，看起來生命之光要穿透他們黑暗的心是不可能的事。但在神沒有不可能的事，在信的人也沒有難成的事。而且我確實相信並知道主要行奇事。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會得救，但使每一個人都得聽福音乃是我們的責任。有一些高階級的人來帳棚談論基督教，也有一些索取了福音書或聖經，所以我得著激勵並知道主正在作工。」

現在凱瑟琳·庫克已經確信主要她以穆利亞羅為宣教總部，所以她需要買一塊地，好在其上蓋造一間平房、教堂、以及其他建築。（在她的小茅屋蓋好之前，她住在搭於芒果林旁的帳棚裡。）

要蓋她的平房是件「巨大」工程，因為村子裡的印度人不知如何造磚。但庫克小姐是個富創造力、又多才多藝的女士，她示範給他們看，教他們怎麼作磚，然後在太陽底下曬乾。這是作內牆用的，但外牆必需用到烘焙過的磚；為此她必須教導村民造一座窯，然後她必須親自指揮蓋房子的工作。

這間平房是庫克小姐設計的簡單建築物，裡頭有兩間浴室，有會流出來的水，以及抽水馬桶；這些是不很尋常的，但庫克小姐認為是必須的。要使這一切能作成，她找了另一位宣教士前來協助，挖了一口深達兩百英呎的井；然後將水打到一個蓄水池，再從那裡引管進入屋子裡。她和一切來訪的宣教士都非常欣賞這個傑作！她的心與她的家都常對來訪的人敞開，他們也都深深地被她的慷慨與恩慈所感動。

主預備了一位回教徒以實瑪利作她的廚子，後來他將成為主所使用來拯救庫克小姐性命的器皿。雖然他一直很忠心，有個晚上村子裡一位婦女，還是成功地下毒在庫克小姐的湯裡，結果使她病得非常嚴重，全身發疹。這位廚子很怕被控告作了這事，後來他們找到了那個罪犯，是個多年參加教會聚會的人。

庫克小姐在她房子旁也建了一間會堂，在其陽台上設了一個診療所，生病的印度人可以每天前來求助，並得著初步的治療。

除了在會堂舉行聚會之外，在十月到二月寒冷的季節裡，她和這個國家的其他同工，常坐牛車外出，在那些未曾聽聞基督的村子裡傳講基督。

一九三八年五月，庫克小姐回到美國，那是她第二次休假。為了在她不在期間繼

續照料這項事工，主安排了查理·迪克 (Charles Dyke) 夫婦來幫助。她心中掛心的一件事，乃是主能預備一位宣教士來與她同住並同工；她為此獻上許多禱告，因為她深知其重要性。在加州阿漢布拉 (Alhambra) 的伯大尼教堂，她遇見了楚迪絲·勞倫斯 (Trudys Lawrence)，她曾在教會辦公室擔任秘書兩年。勞倫斯小姐十二歲時就向主獻身，「要到艱難的地方事奉主。」她覺得主所指定的國家是印度，所以當庫克小姐來到她的教會時，她覺得那是她跟著庫克小姐踏進禾田的時機。庫克小姐很有智慧地應許該教會的牧師柯萊爾·布里頓 (Claire Britton，他的妻子是錫安城長老布克 R.N. Bouck 的女兒)，她不會催促或影響勞倫斯小姐。她那麼誠心地遵守諾言，以致楚迪絲開始以為庫克小姐不要她。但最後當楚迪絲給她看她的新約聖經，在扉頁上寫著路得記一章十六節時，她「看見她確實已經義無反顧地要跟她一道去。」於是開始協助她前往印度的計劃。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八日，她們一道從加州的聖彼得羅 (San Pedro)，搭乘貨輪克里豐坦號 (Klipfontein) 出發；該船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沉沒在加勒比海。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她們在加爾各答上岸。勞倫斯小姐寫道：「我們帶了一輛十呎長的拖車，為著因此帶來的方便很感恩，因為它很乾淨，並且方便隨時使用。庫克小姐安置了一具軛，使牛能在粗糙巔簸的道路上拉這拖車。」這樣，她們來往於村莊間宿營的旅程變得更容易一些。一九四〇年秋天，艾哈特 (Erhart) 小姐加入她們，她還帶來兩頭牛，以及一輛能坐四個人的雙輪車子，比牛車坐起來舒服一些。

以後，不時有別的宣教士來，短期或長一點的時間與她們一同配搭服事。其中包括紐約市來的佛蘿倫絲·德雷發斯 (Florence Dreyfuss) 小姐。印度的聖經婦女，以及一對印度牧師夫婦詹姆士·保羅 (James Paul) 也幫助她們在穆利亞羅的事工，以及她們探訪村莊的事工。

伴隨著庫克小姐傳福音與屬靈的服事，她也非常關切她四圍百姓身體與物質的需要。其中之一是幫助她們有乾淨新鮮的水源，為這目的她去禱告；至於主如何垂聽這個禱告，最好用她自己的話來說，你可以在其中看見她將其原則與方法描繪出來：

「印度有很美麗的樹，其中最美麗的樹之一是棕櫚樹。棕櫚樹有許多種類，像椰子樹、西米椰子樹、棗椰、以及塔利椰。我要告訴你這塔利椰的故事，也就是在英文裡所說的『椰酒樹』(toddy palm)。」

「為何稱它是椰酒樹呢？因為它的汁被用來作酒。他們在樹幹上切開一個口，下面綁著一個土製容器，讓汁滴在其內。當容器盛滿了時，村裡酒店老板會像猴子一般爬上樹，倒空容器。當這些汁發酵以後，就被當作酒來賣，結果就是許多人醉酒；而引發的結局不是爭吵，就是凶殺！酒只能賣給有執照的酒商，所以擁有種植這種樹的人，會將它們租給村裡椰酒的製造商。」

「當土製容器在熱天留置在樹上，汁會發酵，我們看見烏鴉會去吃它，而看牠們喝醉後的古怪樣子，是一大趣事。猴子比較聰明，牠們不碰這些發酵的汁，牠們比人類有理智！」

「我剛開始穆利亞羅的福音站時，在村子裡看見不少椰酒樹。每天夜晚，太陽在一群椰酒樹背後西沉，是非常美麗的景色，我喜歡欣賞這幅景色。但當我在四圍的村

子裡工作時，我看見喝「椰酒」帶來的難處；有許多夜晚我因那些醉酒之人的爭吵聲而難以成眠。所以我開始恨惡這種樹，希望它們都被砍掉！」

「當查理·迪克（Charles Dyke）夫婦到穆利亞羅來跟我同工時，也看見這種酒的邪惡，為此很有負擔。我們開始禱告，求主解決這些樹，不論用什麼方法。」

「有不少這種樹長在基督徒家庭所擁有的土地上，這些樹會出租給那些「椰酒」製造商。當我們去規勸基督徒，告訴他們我們相信主不喜悅這事時，他們卻看不出這有什麼錯。他們說：『我們成為基督徒之前常喝椰酒，但現在我們成了基督徒就丟棄了這習慣，四圍村莊每一個人都知道我們不喝椰酒了。』這些基督徒來聚會時，我們傳講哈巴谷書二章十五節，告訴他們，雖然他們自己不喝，但他們使別人喝也是犯罪。這樣教導給了他們一點影響，但他們說：『我們非常窮，出租這些樹帶給我們些許收入；既然神給我們這些樹，祂應該不在意我們藉此賺一點錢！』基督徒謀生之道甚少，他們那一點地沒有為他們生產多少食物。」

「所以我們不再勸他們，只去禱告。當我們聽見那些醉酒的人狂歡，或是聽見有人被他們刺殺或毆打，我們覺得難過，因為印度基督徒生產這種酒而在其罪行上有份。我們知道只要樹立在那兒就有試探，所以每次我們經過基督徒的田地，每次我們觀看樹後的夕陽，我們就求主解決這些樹，不論用什麼方法。」

「一九三七年，一對印度傳道人多比（Tobit）夫婦，來我們這兒服事特別聚會。主賜福聚會，藉這對夫婦行奇妙的事，帶來真實的復興。一位名叫便雅憫的基督徒大大被光照；雖然我們已經好幾個月沒有提到椰酒樹，他告訴我們，主對他說，要把那些樹砍掉。他要付諸行動順服主，卻發現按法律他還有好幾個月不能這麼做，因為他跟人的租約是一年為期的。但租約一到期，他立刻將樹砍掉，別人也跟隨他的榜樣將樹砍掉。多比夫婦完全沒提到樹的事，我們也已經數月未提，但神垂聽我們的禱告，使擁有樹的人自己悔悟，他們自己將樹砍掉了。這些椰子樹會長到二十到三十呎高，非常堅硬，成為屋頂橫樑的好材料。當我們蓋造撒瑪斯提普（Samastipur）的教堂時，就是用這些樹來蓋屋頂。現在它們不再帶來悲哀與禍患，卻從上頭俯視會眾敬拜造它們的神；它們也在那兒聆聽基督徒歌唱讚美那用祂寶血將他們洗得白淨的救主。」

「有一位基督徒老婦人那時不願降服，還留有兩株椰酒樹在她那塊小土地上，靠近路旁；但我們繼續禱告，並相信連這兩株樹也必倒下。」

「除了從井汲水外，村子裡沒有別的水源。而印度教信徒不容許基督徒從他們的井汲水，要取得別的水源是很不容易的。我聽說政府提供錢挖公共井，讓基督徒可以去汲水；所以我去找英國行政長官詢問這件事。」

「他告訴我政府願意提供三分之二的花費，如果我能提供三分之一，並且監督挖井的工程。我很樂意地同意了。但要在其上挖井的土地，必須是白白取得的，因為我沒有土地能拿出來用。我向基督徒提起這事，但沒有人有這樣一塊座落在路旁合適的土地，除了那位老婦人！當有一天那位基督徒老婦人來我的房子，對我說：『米撒希，我要提供我的土地來挖井。』時，你可以想像我是多麼驚訝並歡喜！」

「我說：『那麼，那幾株椰酒樹怎麼辦？』」

「她回答說：『神已經對我說話，那幾株椰酒樹必須被砍掉！』」

「我立刻開始挖井，當快完工時，我們需要兩根橫樑放在井上頭，來支撐拉吊桶上來的吊繩，那兩株樹就是神所預備的橫樑！今天它們不再使百姓喝到毒藥，而是用在協助提供乾淨的水，給百姓及他們的牲畜喝！當然這些都意謂著他們會遇見迫害，因為椰酒店老板並不喜歡失去椰酒的供應來源，而要椰酒樹長大需耗費許多年。便雅憫就曾遇見迫害，但主掌管，垂聽禱告，為他帶來得勝。」

主賜福給穆利亞羅，與十哩外撒瑪斯提普的事工；舉行特別聚會時，通常都在撒瑪斯提普。庫克小姐在那裡蓋了個十呎平方的小房間，當她與勞倫斯小姐一道在那兒服事時，可以住在其中。勞倫斯小姐回憶道：「她也蓋了一座長形的竹屋，四面沒有牆，好通風，稱之為焦布里（Jhopri）。神在焦布里會堂，和穆利亞羅會堂，都何等地靠近我們呀！」

凱瑟琳·庫克和楚迪絲·勞倫斯待在穆利亞羅，只有兩年多一點，直到一九四二年有名的畢哈暴動（Bihar riots）發生。那時庫克小姐剛剛再一次發作風濕性熱，正在山上養病；勞倫斯小姐比庫克小姐早一個禮拜回到穆利亞羅。

勞倫斯小姐寫道：「凱瑟琳回來那天，我打發雙輪牛車先到了安佳嘎特（Angar Ghat）火車站，因為它必須用一個小時來走完那三哩路，我隨後騎單車跟去。當我騎在路上時，一個村裡男人向我大笑並呼喊說：『潭哈瑞迪阿亞加！（你的日子來臨了！）』」

「我停下來問他：『潭基亞阿亞加？（你說什麼？）』」

「他再一次說：『潭哈瑞迪阿亞加！』我沒有回答他，但在凱瑟琳的火車到達後告訴她這件事；她叫我不用害怕，因為村民都很友善；特別是因為他們常需要倚靠診療所，來解除他們的疼痛。」

「凱瑟琳搭的火車是能穿過暴動群眾最後一班車。她提到火車在不同城市，怎樣遇見不同的狀況。次日我們聽見更多暴力事件、破壞火車、鐵道、橋樑、以及電線。基督徒同工指出，暴動離我們並不遠。」

「那天早上我在撒瑪斯提普，有個孩子的聖經課程，凱瑟琳決定陪我去。我們搭乘雙輪牛車到安佳嘎特火車站等車，但火車始終沒來。」

「等了好一會兒之後，站長告訴我們不會有火車開來，因為車廂都被破壞了，用以通訊的電線也都被剪斷了。如果我們想去撒瑪斯提普，就必須坐牛車去；我們花了三個小時來走那十哩路，因為每小時只能走三哩！」

「當我們獲知暴動蔓延在整個地區，凱瑟琳就知道我們沒有足夠的物資；她說她必須回穆利亞羅村去拿衣服及必需品。我不會忘記那個晚上，凱瑟琳將我留在撒瑪斯提普那個小房間裡，並告訴我：『我不知道我何時能回來，說不定永遠不會回來了！』」

「那晚我和衣躺臥，將燈開到最小。我不知道該期待什麼，深夜我聽見牛車上的鈴聲，我何等歡喜再看見她！（她坐雙輪牛車到穆利亞羅來回，一共走了二十哩路！」

再加上早晨我們來時的十哩路，一天內一共走了三十哩路，而且是每小時只能走三哩！）那位忠實的廚子以實瑪利，以及牛車車夫跟著她；在他們所行經的每一個村子，都會遇見村民詢問說：『你們從哪裡來？』『你們要往哪裡去？』廚子叫她不要說話，他會負責回答。有幾部牛車跟在他們後頭，加入他們的行列，卻並不知道凱瑟琳在車上，而且在領隊。當他們來到撒瑪斯提普的火車平交道，那裡有一些逮捕行動，他們被查問，耽擱了一些時間。我多麼歡喜再見到她！」

「暴動的高潮發生在一部火車駛離撒瑪斯提普時，暴民向士兵投擲石頭。士兵向群眾開槍，殺了幾位暴民和一頭牛。牛是印度教徒所膜拜的，他們將牛放在牛車上，在鎮上來回走動。群眾喊兩次口號：『印度教徒與回教徒米勞（聯合起來）！』『趕出白人！』『血債血還！』我想他們是衝著我們來的，但凱瑟琳預備要到門口去會見他們！我極力勸她留在屋裡，她毫無懼怕，看來她在最危險時，表現得最出色！事實上，似乎她完全享受在其中呢！」

「有兩週之久，我們與外界完全斷了音訊，那是很可怕的經驗！我們在穆利亞羅的房子受到威脅，他們計劃闖進去掠奪，但 神奇地保守了我們，包括房子以及裡面的東西。」

在畢哈暴動之後，宣教士被禁止回穆利亞羅，但詹姆士·保羅（James Paul）夫婦將工作繼續下去；庫克小姐則將撒瑪斯提普的事工託付給閃拉爾（Sham Lal）夫婦。她為這兩個家庭都預備了房子，連廁所的污水淨化槽都全備！

因為庫克小姐身體仍未完全恢復，似乎她應該回國休假，所以她在一九四三年回到美國。勞倫斯小姐說：「凱瑟琳離去之後，她要我監督輔導穆利亞羅與撒瑪斯提普的事工，每個月寄支票給兩位牧師。我照她所吩咐的去做，直到她一九四五年回印度為止。」

「凱瑟琳休假期間，一位別的差會的宣教士，問詹姆士·保羅和閃拉爾夫婦，是否能在寒冷季節陪他去帶領營會。這位宣教士來自畢哈省的莫提哈利（Motihari），靠近尼泊爾邊界。我安排他們去幫忙這項事工。」

「在這段期間，百姓對福音有一種真實的回應，許多村民得救了，事實上有些還被聖靈充滿。後來男人們從那些福音傳開來的地區過來，要得著進一步的教導，因為他們在那『偏遠地區』，沒有牧師幫助他們。最近（一九八三年），我聽說主的事工仍在那些村子裡興旺。」

庫克小姐回返禾場後，她再一次停駐在拉希利亞·撒來（Laheria Sarai）。然後有三年之久，她在加爾各答擔任梅拿德·凱春（Maynard Ketcham）的秘書；他是神召會在印度的宣教士主席，以及總幹事。之後，她與艾蒂絲·達頓（Edith Dutton）小姐同工，在合眾社尤斯卡·巴札爾（Uska Bazaar, U.P.）的癡瘋之家服事主。在那兒期間，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七日，她突然離世與主同在。

勞倫斯小姐寫道：「凱瑟琳去世那天，達頓小姐走在街上，要去取得埋葬她的許可證；在 神的攝理之下，她遇見從撒瑪斯提普來的哥許（Ghosh）先生，他問起凱瑟琳，很傷心地得知她的死訊。他協助達頓小姐取得所需的許可證。她的遺體裹著印度紗麗，

被安置在咪妮·亞伯蘭斯 (Minnie Abrams) 旁安息主懷。她是穆克提差會潘迪塔·拉瑪拜 (Pandita Ramabai) 的同工。她們兩位都是真道的使徒，並列躺著，等候復活的早晨！」

你聽過約翰·李文斯頓這個人嗎？他是有名的宣教士大衛·李文斯頓的兄弟，約翰死時是安大略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們這兩個男孩在同一個寒微的蘇格蘭家庭中，在相同的教導中長大。然而時候到了，兩兄弟為他們各人的人生做了一個規劃，約翰決定以賺錢為目的，大衛捨棄了一切為的是跟隨基督。約翰過的是一個奢華的生活，直到死時都還有萬貫家財。大衛死在非洲，境遇淒慘。當約翰死時，報紙上登了一個簡短的說明，說他是那位著名的非洲宣教士，大衛·李文斯頓的兄弟。

——選

我遇見我主（無名）

我循著安逸的途徑，行我人生之路

哪裡有安慰與歡樂，我就到哪裡

直到有一天，在一寧謐之處

我面對面遇見我主

我人生的目標是身份、地位、財富

更多想到身體，從未想到靈魂

我進入一場贏得人生最偉大的賽程中

當我面對面遇見我主

我遇見祂、認識祂，並且羞赧地發現

祂定注在我身上充滿憂傷的雙眼

就在那日，我顛躓仆倒在祂腳前

我的城堡崩塌消逝不見

崩塌且消逝，就在它們的原處

除了我主榮面，我一無所見

我狂呼大叫，「使我配得過

恩光第 168 期，2001 年 1, 2 月

跟隨你受創雙足的脚步！」

如今我想到的，唯有人的靈魂

那是我喪失己生命以重獲的

在很久之前的某一日，在一寧謐之處

我面對面遇見我主